

陳恭介公文集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十一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臯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崗張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書

復張岨味

山中拜覲教之辱至取不佞姓名而殿諸大剡感知

已義甚感日者徼明公推轂之素涓而出山望祭戟  
非遠壯猶偉伐又日至耳也碌碌罷馬足間闕然未  
及候乃明公不譴臺使弔札儼然賜之先增啣棟矣  
年聞君子之愛其入也不以相援而以相成不佞寔  
固陋處非其據怔怔惧顛越明公儻有意乎願請片  
言之惠以徹無辱不佞謹滌腑以聽惟明公幸察焉

復鄒南臯

自去歲得手教後久不請益然間一展誦未嘗不竦  
然若對憬然若有省也獻歲太夫人無恙足下無恙

承歡左右為樂可知會有便輒一訊近養附有不腆  
少佐瀟灑之需當不坐為溷耳年待罪地方倏二十  
閱月葭所為元元利澤者前教過而譽之以為群吏  
嚮風黎民安堵談何容易望足下終教之足下曰吾  
儕心腸直要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卓哉其  
言之也鄙人在下中何敢當抑道上舍此而驚其流  
有難言者矣敢不勉乎又曰若以當時口吻驗自己  
得失恐諧俗者多調停而凌特者多拂逆良然然但  
古之人未嘗不自信亦未嘗不驗諸人特所為驗者

非驗其諧俗也而驗其當於理也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何為哉不者且為居之不疑大舜好問好察恒過之人徵色發聲而後喻誠使其喻也而充之以至於成功也不害其為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百世也若彼已之子以諧俗驗亡論已又曰吾儕直當洗剔心髓嚴定規矩二語最為警策真斯湏不可放過而洗心一節却在勿忘勿助間尤不易也足下以為何如又謂生身係一方重鎮不能無冗無溷無窘者其跡也實無冗無溷無窘

者其體也惟是邇來虛文勝而實意衰議論繁而成  
功甚當此日靜以制動簡以御煩和而勿倡亦足以  
少濟此指不佞當局迷處夫靜也簡也勿倡也不得  
已而出其次不佞亦業爾爾矣獨恨平生不學臨事  
不能不窘既窘不能不動心人豈不自知正復自媿  
耳又曰觀吏治在小民得沾實惠惟於上所蠲者亦  
蠲而不征民所輸者有正而亡羨又曰以國家之財  
濟國家之民他日有餘又出以供上此二事皆於民  
生為切且禁例科條其在似易舉獨在有司存以惻

但之心奉而行之則善矣大都近來吏治多取辦於  
文移未必有實不佞誠既不足動人明又不能燭下  
正所日夕有懷而罔敢知濟者也足下何以教之秉  
燭臨楮卒又不銓次然請教之意實出肺腸足下年  
來新得當益自覺充盛願不吝見示萬又

與朱鑑塘

各郡邑災傷俟報齊即當題矣第題災非難慮所為  
卹者難慮所為破格而卹者尤難比年之格可考而  
循也進之則改折一節不特難請又進之則免窮可

之者多留慮鮮之銀事皆未敢必得而止外貶不與  
焉此外惟及時糴穀最為急務而帑無藏錙縣賞勸  
輸最爲喜舉而俗鮮赴義區又之愚舍是寡策門下  
雖旦晚趨朝知回首舊民軫念不淺何以為子遺計  
不佞願受教焉晨得劉饒州揭議以浮梁餘干互調  
且乘餘干之未至更妥也說良有見台明見謂可否  
都昌政事門下親耳目之何如南九諸邑俱堪稱否  
統希裁教

復鄒南舉



承教地方疾苦異種。拯濟之策非足下何從得此  
感感謝謝三春霽雨彌留夢寐穀踊樵販束手不佞  
寔深有憂焉然所急最是去年灾邑蓋非敢謂餘無  
足急也以為霽所同也灾所獨也以其故謬意議極  
似當有急緩乃茲緣尊教得貴邑又留貴邑。餘邑  
又留餘邑蓋以灾邑真令人痛心酸鼻不忍聞嗟  
嗟不佞罪大矣讀教中父老諸語語。急病之樂不  
佞亦業有行者不縷述事在疏檄中摘錄請正其藥  
糴一節不佞蓋反覆慮之一面題請一面撥九道

無聞出外販至於鄉鄰通濟不佞之愚以為斷不可  
禁徼獨大義當爾即嚇騙搶攘諸惡禁糶生亦一當  
慮也獎尚義原有明例嚴加耗不特灾年顧邇者未  
特昭揭則不佞之踈耳南米概止恐勢不能行發帑  
賑濟不佞已特行諸灾邑而餘邑則於脩省檄內首  
列焉聽有司酌量而輕重布之其錢贖須取諸該郡  
邑或便宜或呈請不為遙制若舍該郡邑而它求惟  
司庫耳該司每以祿糧燒造不給為詞近灾邑浩浩  
猶無以應投衿見肘良非虛語不佞未暇憂後之不

繼而憂今之無處也柰何又大都救災之要必在責成有司即當申飭前檄并及其未備者以求無負導教至於出水火登衽席則不敢輕言也足下有河神教者不惜時以示我幸甚幸甚會有印本發本之後并了日行案牘卒又操管布復詞不宣心惟望下照亮

與翁見海

力來領尊翰已從舍中報時聞起居獨以膠又碌又闕然闕係候徒有嚮往潭府百福龍山杖履為樂不

可量器君紆紳鎮京仲若叔又過庭質有其文慰  
可知也豫章客無恙婦力疾不廢櫛沐次兒日挾策  
就傅第若鈍耳諸雛以蚤春出痘幸全昏微親翁之  
芘廼所懋然懼者受事暮有半廛循故常與之休息  
歲且邁薦菑賑業無音真愧官廩回首舊閭先伯兄  
既捐館舍長姊仲兄白首年暌而長豚遠縵約日浮  
湛風會驕靡中篋所稟畏不知作何收拾每念未嘗  
不在里門也特在臚戚當不見謂謾敢畫布之冬寒  
裘人褻人幸倍精調手勅惓切

與魯見臺

僕無狀近以請議糶糶被人言其始末未易一  
審也事略具揭中不欲多贅乃所私耿又者謬謂人  
臣事君主不欺而其祇奉君命在得其所以命救災  
恤民 聖天子之德意也積有米穀地方通融協助  
聖天子之德音也災不可一日不救民不可一日不  
恤臣子所當奉如日星而時時仰體者也積耗無定  
形封疆之吏所得權時勢而議者也故當其積也雖  
五伯之時無過也即以近事言之江右之粟始末嘗

不出湖口也迨於耗也雖一統之世不得以身避嫌而不為地方計也即以近事言之僕未見浙粟之出平望南粟之過沛而山東之粟之逾德州也何也道與時勢固然也如其時移勢易司封疆者自視民困而不得一議則亦安取擁璽書而立於百城之上為哉議既見格又蒙之以不韙之名其為無狀明甚而其為辱朝廷之官更甚伏竊誅黜其何說之辭嗟又持論者常易當事者常難巧者常易拙者常難門下夙知不佞試言其為人終堪用世否必鏡之矣惟得

卷之十一  
七  
蚤一日放歸即少逭一分之罪而田間舊偶亦不至  
以天真喪盡為訕何願幸大馬鄧定宇之命寔副物  
望曾一致尊意先是亦嘗以鄙意敦勸之雅志似未  
易回并附以聞

弔萬思默書

昨鄧太史書來云老伯頃乘箕尾以歸聞之不覺悲  
風千里集也懸知孝子啣恤深摯何可居處已復念  
兄令德芳標章又不辱如此二十年來所晨夕奉左  
右揆杖履而進之以承壽色又如此迨大人矯然幾

上壽而後躬執其大事則在兄且當禮不致毀之年  
矣夫孝子之心烏窮哉雖然願悅而就於禮餼鬻強  
自愛是固所為孝已第越在疆隅末繇蒲服馳哀并弔  
凶室手扞寫哀兼脩不腆之奠臨風愴悵倍焉幸楚  
若乃道義交期無葭離思姑不敢道也

答鄧定宇

不佞椎謬之狀門下具鏡之矣鑿深罪重 主上屢  
從寬典放歸知負國恩特甚然得脫然弛負山之擔  
更大幸可無重後譴且適私願云頃需代疆域間拜



命之辱展誦增報夫驚分糜心安所閑世道哉胡司  
諫公疏良以屋鴛故私之又從深飾之不佞自省無  
當也人豈不自知知之審則進退信無所芥獨所謂  
廊廟江湖俱有事云者不佞良惕又馬念曲士闇於  
大道進實媿俸退寧無媿餐乎齒髮就衰身心多過  
烏可寧而可願門下終教之門下今之有道西載不  
一就正真虛此來先是奉手教若將謂未遂棄然者  
而今竟匆匆隔矣乃門下猶引而置之臭味之末也  
追夙期之不果冀神物之終合不佞幸哉仰佩高義

是用益不自棄願門下之終教之也聞大疏已發明  
賢舉動不輕非不佞所敢緩頰第 聖朝深知特簡  
恐難必遂爾坊典為是邦人士風聲豈敢微門下齒  
及亦以時艱故遲又并其諸疏節不佞亦不敢以不  
敏謝統恃道鑒臨風馳企如何可言

答申瑤泉

伏承台札感悚集衷念不肖實負重戾以為相公優  
既持之再三更厯揭解豈以區區驥附敢微靈至此  
恩扣臆莫知所報駑質糜棕退固其分也且屬夙心

方以得歸為幸詎當溫諭至云身詘道存大令魏死  
不肖之身何道可存第歸而操迂推故我畢此餘生  
則拜賜多矣 主上神聖堯湯之儼儼然未盡平揆  
府將無憂勞千萬玉攝手扞鳴私眊率惶恐

答王荆石

伏承手札憐念溢楮相公之岳情不肖至此曷勝感  
激不肖實負重戾以為相公憂至塵九鼎之言竟得  
微靈薄謹幸可知已驚分糜心退自其所相公幸毋  
為不肖雪涕不肖雖不成丈夫固相又適也日也

信需代旦晚逾山便為吾土幸視息尚存得操迂榘  
故我與田間父老子弟耦俱為生敢忘知愛哉

主上神聖堯湯之儆儻然未盡平揆府將無憂勞干  
萬玉攝

答曾見臺

承還領手札憐念溢楮可勝感激不佞自知快當去  
且久欲去此在門下夙能明爾失不蚤決坐待人言  
茲得脫然與世相忘於大夢之外方沒齒樂得其所  
而它又何問焉門下幸毋為不佞扼腕哽咽也頃從

弋陽道中讀胡司諫公疏旋啣旋汗已知門下從史  
之夫不佞安敢當疏言將無使傍觀者謂名邦君子  
以屋烏故私之耶不佞轉懣然不自安矣至論糶糴  
事體關繫荒政儻天未悔禍則盈虛通止之故恐終  
當一處也先是候覆 旨久未下嘗具一疏垂發得  
旨隨禁之乃小啓并二揭原上門下者偶未之焚茲  
并奉覽以其中頗具事始末及區又之愚云總之不  
佞得罪豈直一議止外貶哉而猶然用是自明真所  
謂夢中說夢矣門下一覽而焚之可也

與何心泉

袞衣還朝未能備賀適承捧鼎札至具悉岳念感又  
不佞自知決當去且久欲去失不蚤決坐待人言茲  
得脫然與世相忘於大夢之外而它又何問焉終誦  
來諭將有意為不佞偶乎不佞誠未敢許自古沮溺  
之偶畊周召之偶王各有攸當門下方將晉而以斗  
樞為耒以方寓為田無論周召偶中未易闡出即吾  
沮溺偶中亦未易闡入也特夙愛手筆潦草伏祈道

照

與吳悟齋

下走世之樵人也知定當退且久欲求退失不蚤決  
耳茲幸脫然與世相忘於大夢之外口不欲呈是非  
矣走聞古之人乎古之人乎其自信也可生可殺不  
可使為欺以其中有重於生重於殺者而其涉世也  
呼牛呼馬惟世所命以其中有不為真牛真馬者下  
走結髮誦之今髮已種又退而返我初服樂我真吾  
墨守我不欺故步奉以作息沒齒無它儻無得罪於  
田間耦俱乎此外非所問已先是承從薊門還言事

之方棘也門下蓋憊又為下走憂甚摯感門下念我  
且愛我日者無寧以下走被放故而重門下煩寃則  
下走滋不自安夫下走固相又適也是用一鳴其鄙  
私既以謝故人并以為解深心淺牘諸不復云

答謝養和

屢承翰教捧誦感激不佞迂率得罪以為門下憂鄉  
微大䟽為之地罪不知所底矣事始末未易一二道  
然門下業已悉之政不必道而不佞方與世相忘於  
大夢之外又不欲道也即無論今茲當小䟽上日蓋



有從傍嗤其為拙危其賈禍者不佞直付之不恤謬  
謂事當如是而已且古之君子可生可殺不可使為  
欺第令罪不知所底猶然其之况豐草長林旦暮所  
結思而惟恐不得者乃幸因人而遂其為樂可勝言  
哉獨貴省春灾夏又灾具不佞前二疏中通秋旱復  
亢甚陂塘龜裂禾可燎柰何柰何念不佞餘烈如此  
罪重罰輕轉令顏汗耳莊陽老聞欲過家尚未知果  
否儻果則不佞且留滯信州頃得樓君免覲會疏不  
得已署舊銜發第思按君既有疏部可據覆不佞或

可無上也賈疏者往令取門下進止惟財幸手筆莽又  
臨緘悚仄

與史繼峰

陳大酉人還附啓奉復計達尊覽矣灾方多事已而  
負罪待黜闕然不嗣承動止時有懸企爾貴恙諒日  
就康復幸顯精玉珥佐以良藥大都攻補皆不可過  
驟時醫難得明理者顯貪速效或好奇無當幸慎用  
之且勿示以欲速之旨也簡書有程第露下天高驅  
車而北亦須氣體全勝乃可命駕此自在翁度內屬

在腑戚輒敵其欸欸之愚如此弟迂樵不能周世自  
知決當去且久欲去人亦見為決當去且久欲其去  
茲去於私願甚愜且可使世兼忘我矣日已次信需  
代炎途苦暘然此中冷又適也賤軀健於居會城時  
旦晚逾山便為吾土從畏路中完本來面目脩然塵  
網之外樂可知已差便手扞為候附茲鄙悰

答胡雲屏

不佞頃需代信州蓋閉門卧云忽候人白僊眷實出  
是途也已復白使者而進之儼然以翰貺辱既恍若

面承又鯨又不獲出門物色千里駒恭訊而翁別來  
履况耶因使言復如此佳貺附謝雖然不佞方趣代  
者欲圖歸而授衣度都駕晝還日或得傍舍躬迓無  
藉此尺一語也

答楊止菴

咫尺未晤思企為勞伏承芳訊知同之也走生而迂  
滯通籍以來十七在家即如足下所稱株臥甕屨山  
麋林鹿云者走道不逮君子臭味實類之矣往從海  
濱聞足下之風業以心證千里若對而况身當其鄉

手奉其劄若茲今哉所欠一觀芝字滌我塵襟不無  
耿耿耳羈人方屏干旄自閑勢又未便間行扣關以  
其故空悵望然意猶未已擬行李既發單車而欸精  
廬儻無以為唐突乎不然則懷玉道間謀一班荆之所  
以遇禮接雖少選而別亦一快也若乃登嚴臺攬逋  
山尋賀湖訪謝墅頰印千古詎非勝游第足下方謂  
出門則難茲未敢沾又謂得御李也人生會合不偶  
足下不我郵外前請惟所命之走代期大抵在秋季  
屆期圖更顓訂焉藉使布衷言何能悉惟足下幸鑒

與鄒率臯

走無狀黜不掩罪日佇代訊至東矣回首知愛逝將  
疏遯仁者何以贈我竊有望焉走生而椎椎斯經日  
不為偽亦以故終不能致誠椎斯廩又不為惡亦以  
故終不能止善蓋生平所強自立在此而其遠於大  
道亦在此近次信少事閒坐以觀五十八年之非始  
真見其病根即此為邪吝即此為桎梏為之悚然自  
疚未敢輒以告人而茲亟為文懇者恃丈之愛我不  
以美疚而以藥石也儻誠不斲而慮之瞑眩乎則走

不嘆別矣齋居學問旦夕得意何如相望千里無繇  
晤對努力自愛何勝惓惓

又

頃親邸報見朱鑑塘人才疏被旨云云主上不  
釋然于諍臣如此李見羅自是偉人能當世間事何  
廟堂督過之深也三嘆三嘆劉春元似不妨一出吾  
輩出處惟時若必不出便是成心出而志不可行歸  
來縛又爾高明謂何見間望致鄙意附及之

答劉節齋

第近惟無狀久知當去亦久欲求去失不蚤決積僇  
滋深主上廛從寬典放歸寔負國恩然於私願甚  
適矣日次信需代得手札惓惓可勝唏汗夫踽踽  
徑之夫好我者謬見謂端介而不知其為世大尤也  
郵舍偶語已忽然都忘但義命二言却是弟平生心  
口中物丈言及之真戚若再抵掌云至饋遺有無  
昨承下問不敢不以私對耳曲士之致高明豈有擇  
哉轉愧三十年老兄弟知愛不淺如此陽山丈大抵  
改朔可遲第脫然逾山便為語土四明江如田家猶



然丈夫旌過我時風味也老農狎其野樂與鄉父老  
子弟耦俱無猜沒齒又何問焉特丈明其非誕輒爾  
縷布諱入山而後鱗羽日益遠闊臨筆依

與吳韞卷

敝省厚幸徼明公之澤至深不佞猥承記在更悵  
渥也屏居多病關然久不報恭惟明德隆望震寰  
注晉掌容臺不佞從林中竊聞之既以其私為吳越  
耄倪依戀於怙恃之遠而尤盱衡廟堂之上忤卿雲  
之糾爛也屬自病垂兩月未能脩尺一恭賀忽

札之辱啣，愚何可言。三肅將命者，布謝不盡。積懼推  
門下，幸察。

答葉玄峰

淵䟽候承伏，惟仁侯為遺黎。閔雨勵摯，頃四野徼福。  
沾澍矣，百姓欣欣走相告曰：吾侯庶幾色喜哉！餘暑  
尚驕，願良食自愛，不佞不善為揖，病目閱時，致流聞  
於左右，重辱念問，拜命，嚙悚，敬藉使布謝不盡。

答朱脩吾

山中忽奉瓊函，仰門下誼甚感，憶昔同舍之遊，年及

惟不佞且濶疏聞問何當惠存愧可知也門下長才  
頗識旦暮擢大事登賢絀回竹帛勲名自今日始朝  
野寔繫耳目焉山人搵故椎為熙時臞農於微分得  
矣竿牘久塵乃雅意不可不謝敬藉耒羽一布之冬  
寒千萬珍重

與趙定宇

昨長至後忽拜鼎札之辱重以佳藉不自意山中固  
陋過廬惠存如此祇誦耒指轉益汗顏夫以至椎無  
術濫拊苗黎空自焦勞其何能淑黜已晚矣至其生

平無足數區又守其不欺之愚動而多尤門下安所  
取之何眷又也即長安邸一再奉晤曾足以當大君  
子哉今寓內稱直道大節孰先門下者葦鱸之恩將  
如世道何幸勉為天下無遐心望望天方薦瘡薄海  
之困未知攸底不佞癯農餘巾待期矣所願者君子  
道長治象休明得與田間耦騰倚化日耳偶便勒此  
敬謝芳訊蕪承起居越茗二椀附上門下校書夜分  
可呼侍者烹進之也

與宋桐江

既命遠辱追惟洪都共事之雅轉較成濶疏矣空谷  
臞慵何當惠念真懣然汗也門下顯允文武領官家缺  
鉞填周公太公之邦不佞寔矯首盱衡繫勲名是塗  
而闕然曾不聞問蓋山人固然知不為怪乃茲三肅  
使者脉脉焉慙高誼矣屬者桑梓薦菑耳目前多可  
隱者不佞無遑締恤第時諷憂國願年豐之句從鄉  
鄰占雲箕雨幾幸與太平父老比肩而畢餘年它不  
敢知也詹謝脩遯敬寓薄蹠上并附悰焉和門燕閒  
千萬為蒼生珍重不宣

與舒中陽

開阻瞻握卽敝省再借歲星且拜貺教之辱病不能  
謁也京邸得滇中問已從令器史君一訊別來顏色  
忽又走豫章隨章節鉞臨淮楚方圖脩候而不佞被  
累歸矣負觥而東祇有遙企不自意荒逖孤踪屢門  
下惠念越千里而禮於其廬高誼何可當旋啣旋忽  
門下明德竑猷豐功碩望斗樞晉握端揆佇登有識  
寔共仰之不佞伏在海濱末繇稱賀敬藉將命者一  
布竹私焉側聞代日將以便晝還華堂上壽珂里象

賢願仰之樂寓內鮮二願惟聖明眷重旂常業遠願  
言夙駕無淹簡書望又不佞迂樵無當得與田間父  
老耦俱正自其所沒齒是葺他非所知已臺使倚馬  
取報屬有目疾潦率勒謝惟門下幸鑒

答沈蛟門

有年鄉脩負末屬椎駑無當老先生稔察之矣日者  
罪廢屏居望斗山非遙豈不嚮往乃時時抱狗馬病  
曾不能造門請教其無所增益又從可知也此不自  
意猥被 聖恩有操江之命正悚然負冰谷伏承鼎

札瑤貺儼然辱臨呀汗何可當方今世道民生信有  
可隱憂者矣政且及翁幹旋之望寓內無多屬焉有  
年區又曲士垂老出山無以報國惟有操不欺舊我  
勉強就列度不可行則奉身退耳門下何以策之

與政府冢鄉

有年賦性最劣學術寡聞迨惟通籍以來夙鮮善狀  
比忝拊循之寄游積大訖進媿逾涯退其沒齒乃者  
猥蒙聖澤濫及逋臣豐鎬王都協紀綱之重地東南  
天塹分軍國之巨防豈草澤踈樵之敢當寔台臺甄



植之已過驚聞朝命懼負皇恩是用跼蹐出山屢勉  
就列雖區又曲士之諒矢弗敢諉而謏又下乘之才  
終何能淑捐糜莫稱水谷滋深伏乞惠之法程策其  
駑蹇將奉以從事儻幸遭負乘之僇則昭若發蒙即  
曲終推轂之惠其為感激曷可諭言

與茅鹿門

有年不佞蓋結髮而誦先生制義稍長間竊窺著述  
心翮又知慕之竟末繇伏謁門下聽緒論也不謂踈  
邈之踪承先生幸念通楮丈至拜鼎札之辱并漢書

抄俱至即塵牘吏未能卒業乃閱議淵旨一展卷惠  
教殊不淺也不佞世之推人耳年來已分為四明江  
坳臞農老不求聞於世忽有傳次君推轂疏者不佞  
何敢望長孺公權有過情之耻焉且不佞未得交於  
次君豈先生家庭之論嘗齒及耶徂臘冒昧出山近  
復濫叨內命猶省冰谷既惧負國恩又惧貽推轂者  
羞先生何以督誨之風便勒此敬謝芳訊兼候起居  
迫代冗劇不盡區區又惟門下幸照

答葉玄峰

明侯惠政仁風周浹。敝邑苗黎寔被悒悒。至厚幸也。第  
內召且旦暮至。恐不得終。微孔邇之澤耳。不佞推劣  
無當。方覆餗。是惧不意。復叨新命。祇益冰谷。已於十  
三日得代。畏此簡書。跼蹐而北。日遠台光。倍增企仰。  
茲某回初。此奉候。冗執未卒。所請。惟門下。幸鑒。

與梁霖宇

不佞推且劣。猥拜近命。日夕抱冰兢。翰使來且慰。且  
悚。別啓譚邊。纒又其言之也。以滅虜為心。以戢守為  
務。以貢市為餌。三言良得要領哉。傳有之。兵難踰度。

公今茲躬履諸塞矣情形當益哲方略當益審異日  
者勲伐昂茂竟當得此力也至于意見異同議論紛  
起誠就之并包熟察採長盡變則古所謂冰炭相成  
者亦未必定無高明見謂然不謗識無當屬以共事  
之誼輒一及之

又

接二牘種又詳哲非身履之不及此至云事儘可做  
人不肯實心做又云精神意氣不用之媚權則用之  
媚虜有味哉此本論也廟堂方急才足下行且建節

萬里大展所蓄積矣虜酋議旦晚當定責之報効竟  
安決策度虜戀欵我得因持而用之使彼之俛得之  
也儻少嚴中國乎使便草又附報不盡所云

與郝少泉

生不佞頃叨轉秋曹已復有夏曹之命蓋逾非所據  
逾冰兢矣伏承遠札可勝悚然方今虜情匪茹剽  
日已告棘計遼左亦未得帖帖弋矢也安攘長略  
寔門下是恃敢猥以區又濫吹故重塵掌記而妨著  
籌即古稱晉勇以殿顧不佞何當也敬藉使報音燕

歸璧以謝且布其私曰不佞儻緣賊事得嗣承教言  
則拜賜侈矣緡貺類無敢承則曲士之固也惟門下  
幸察之

與袁洪溪

昨緣役還布候闕然不嗣音拜命之辱旋啣旋悚念  
生不佞日者叨貳秋卿豈不覲然而媿負乘哉然猶  
諉曰繫筮服所也勉而脩其斤斤之素卒業三尺儻  
不致大戾乎是用抗類從事乃居無何而有夏曹之  
轉則投之非據而私心滋恇又懼矣夫門下之過而

惠我以好音也未知其叨冒有是也藉知之計門下當為不佞懼且挾其蔽而策其所不能也敬因將命者布謝芳訊并致區々之請焉仰恃夙雅惟門下念之

與陳蓋齋

東南蓄罷甚矣海上會有警息即未必信民情可知也且憶徃者倭夷之擾幸時無蓄不值劉汝國輩作耳不佞之愚謂為今計既在設防又在填撫人心毋令思亂適領揭教屢頌敬恨屬冗甚率勒以復

與葉龍潭

僕椎魯不識塞上事獨竊覩時艱文敬勉真心為國者蓋內外同病而間嘗聞之曰塞上為甚云乃近得門下填關中也夫坐而策虜則先二十年門下業已蚤計其至是茲政在門下矣抒素所蘊蓄以脩寔政展壯猶在此時也即頃持議異同然國家久長之慮未有不倚重者門下柰何作釋負語虜情旦晚且決事且歸一顧壹意無他念一日三捷不佞為門下望之紫塞風塵千萬自愛若不佞區區藉我耳目者冒



昧出山游叨非據德韜地重莫知所屬門下夙好我  
尊俎稍宴願惠德音傳稱晉國之勇以暇門下且驚  
視晉勇幸勿云不暇也

與其紫亭

不佞之仰高賢闕然乏一覲乃祈為嚮徃有日矣猗  
來損剝浣澣交深夫不佞曩待罪大邦迂樵之狀門  
下所悉也罪放以來分為田間癯老不自意猥承環  
命游歷逾涯日益以不堪方廩又焉負乘是惕胡以  
當華教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即門下母謂不

佞鄙而惠示之乎迂推故吾竊傾臆望焉肅仵馳誠  
敬以報芳訊惟委照不宣

與曹嗣山

不佞昨過濟承世誼卷又甚厚闕然久未謝而華函  
復見辱矣不佞又謗又日者猥被新命蓋滋非據  
滋不堪方廩焉夕惕也執事慨然發大議云軍政弊  
於債帥而謬謂不佞為足清源正本誦之祇益慙慙  
無論是謗又者何能為即墨守其又而蘄以淺衷  
薄力為國家重又有當也雖然執事無謂不佞鄙而

舍我拜交傲之義多矣

輿寒理庵

弟生而椎甚惟墨守是硜又者儻不致潰裂諸無當也矧軍國大計哉猥承新命真不啻負山履水怔又夕湯矣仰辱華函祇益汗悚屢誦之日會賤軀苦風咳已值一可咲事憮然曰將并是硜又姓氏為人所借乎墨守之謂何因疏勸待命坐稽使者闕然不時報而嗣音屢及從杜門中得聞疆事甚具昨始勉出敬勸儲君謝存念兼謝政言朔寒尊祖無恙願為公

家自愛

與趙心堂

門下夙習不佞識其椎且闇也猥是藉我濫貳政曹  
真不啻負山履水日夕以惕拜命之辱祇益悚然方  
今塞議糾紛未知攸底附以海上之報即未定未亦  
域內之風穀鶴唳也蓄餘人情易騷難救有可隱憂  
往歲倭奴橫行幸不與通者蘄黃震澤之孽參會耳  
門下遠識壯猶策此至熟不佞竊願聞教焉

與鄭崑巖

不佞生平不談兵比者廷推之日寔與在列忽聞主  
爵者之齒及之也愕起力辭不能得退而忸又廩又  
莫知所畜也葦札遙臨祇益懣然夫紀綱之忤弊漸  
矣疆事且狎報磴又老書生何能贊一籌哉丈幸教  
之

與蕭岳峰

承翰教并示虜酋表啓門下所為籌畫不淺矣虜猶  
虎也姑中其欲令勿遽噬若馴伏媚已者然自是一  
術要在曲慮周防竟之不自遺患爾藉約難復勢有

固然語云作始簡將畢必鉅今又一始已謹始慮終  
尊教之旨想不尚為罷欵蕝也惟人不媚塞事恃雅  
及之總在門下度內惟鑒涵幸甚

與宋桐江

海上無事逾三十年矣一旦告警生東南憂承教遴  
文武才彈壓要地此防禦第一義也惟是擘畫多暇  
回首梓里有可為曲慮周防者願附請教焉計亦門  
下之所重念也

與蕭念渠

伴來辱書、諗已闢府位事、會見五羊八桂間、吏治烝  
烝、萌庶愷悌、而山海且宴然安於寵靈、蓋以門下之  
明德、竝才卜之、非敢為佞也、方今西北事殷、而島夷  
近傳復為東南子遺者之風、聲鶴唳、至於法弊人窮、  
易動難救、所在比然、即徼福無憂、嶺表哉、中外人心  
不無隱憂者矣、門下保釐多暇、以其餘為海寓計、至  
周杞人敢借請焉、亦惟是夙雅、是恃不覺、覩縷惟門  
下鑒之、

與葉龍潭

伏承尊劄諭鄙鉞已泣莊浪矣塞事積利坐驕獮狃  
自今日旌旗改色群醜且聞風遠跡哉日者榆林之  
捷足生士氣惟強與弱詎不在人惟是蛇豕匪茹將  
無借彙降起折膠之候有可隱憂門下忠憤壯歎寔  
當重塞而一時聯事幸多富內名碩相與共爍王靈  
廓清朔漠則大丈夫所僉望於門下良厚微獨不佞  
已爾有懷頰又敬因使者肅布之

與呂新吾

門下以誠才表當世所蒿目時事而一意營公家用



弘濟茲蒼赤則素所蘊畜然也今當宁特簡授鉞寄  
之艱鉅矣晉實得歲門下光明卓偉之業將自晉始  
夫世患無定力本之則無實心是以寓內日靡又就  
敝廷推之日同朝莫不欣欣焉為世道慶且津又焉  
佇觀大君子作用云而不佞更雅辱知愛其幸且企  
信可知已有懷頰又未緣脩賀敬藉將命者一布之

與賈西池

承翰揭壯哉邇來所未有也諸邊久不言戰虜日輕  
中國乃門下一發縱而大創之戮其魁塞垣改色事

不在人哉此舉關係最重縱有揆故智而議者勿恤  
矣第驕虜仇報勢或不能無然計日下無能為者從  
此至高秋我衆益勵我備益設一日三捷不佞預為  
門下祝之

與魏確菴

塞事不振久自門下奉簡命起而文武吏攘臂譁邊  
者始望以為的壯士思介馬馳矣一發縱而斬首馘  
醜首功之多數十年未有也驕胡不敢必其巢始知  
有中國矣天下事不在人哉不佞年往隸於主爵之

署幸得奉教承令違濶忽七閏而羸大都從田間望  
東山者十八從萍途左者十二闌然抱空企不自意  
晚拜環賜冒昧出山睹韓范社稷之勲快可知已惟  
是樵劣故吾叨竊逾分怔又若負山履冰日夕以惕  
門下儻惠念藉屬不靳誨策則大幸也臺使便藉上  
尺一恭布忭仰并抒積悰如此籌邊方殷尊俎良自  
玉

與蕭岳峰

邊事難言伏承劄揭老於謀國者蓋如此敬謝教矣

日聞西師出塞計驕胡不忘入報勢且走東虜求濟  
師馬還玩東虜於掌股間坐孤西虜是在門下搃之  
國是原屬一家亡論款之間賤足以畜戰即戰之威  
嚴政足堅款也台裁以為何如

與劉節齋

同年幾若晨星矣日豉駕從還朝得時請教焉廼吾  
夫忽以口語待數可為三嘆語云桃李成蹊門下業  
凡又自愛惟是三十年老兄弟合併之難如此轉觖  
觖耳使迺薄寫我衰率又未罄積悽是日震霆會不

測丈逖聽之將無為公家重有憂乎附及之

與魏確卷

頃藉使上記過辱台函還答道然若夙昔居子部而奉左右教也慰幸何可言頌獎詡溢分一非椎劣所當耳邊事積弛延鎮之捷旌旗改色矣獨群醜時不忘復尚厯長慮計必一大創之使目前相戒無敢犯而更為百年無事之後畜則元老壯猷無論悠遠者之言自當心屈當宁之所倚重良不淺也檄諭諸抄領教屬有目疾率劫以復

興業龍潭

跡武宗塔事火苗名遠跡海上而猶然連番藏間信  
豨之不忘突哉門下擒縱因制具有深挽虜當不足  
平已比忽聞寧夏之變大可驚憂夫近所慮者疆事  
耳而變顧自內作既痛決裂又虞交通如何又朱和  
陽已領寧鎮知門下方與共福瘍仍廟堂為救焚計  
急用人爾又且勢不得候依如常調門下幸擇其繼  
者敬因將命者并布之國家事遂紛又在學紀文誌  
敢索言統惟鑒察

與賈西池

屢奉翰教外籌戎虜內計兵食所為塞葦種涼慮深  
遠矣屬病日久不報良用闕然日下虜情何如東猶  
恋欵姑因而縻之當不便西合其諸童出綢繆柳  
業有成畫足辨此虜乃近不意忽有寧鎮事所垂憂  
者國紀潰也如何又

與孫立峰

天祐國家帝咨均統乃眷一德俾宅百揆蓋世運將  
由錫還淳而士心寔顯若稱慶寧不佞獨哉不佞辱

以道誼世雅茲又從同曹之後則慶有獨鳥且什作  
鳥者爾謹勅赫蹏肅迓台駕盱衡引領南嚮以頌猗  
惟蚤命前麾庸仰慰宸衷俯答輿望而不佞將旦晚  
觀大業焉曷勝馳企之至

與賈西池

承教祇領疆場之事隨入隨禦未能卒殫若一大創  
使無敢覬逞則我文當有定籌矣乃寧鎮近變更  
有駭異既裂國紀且生狡心制府公親董重兵計必  
剪滅至於宣猷共濟門下寔有責焉非直震隣亦係



一体預定亂防虜兩者皆急然誠得其機則兩得之矣大抵萌蘗蚤除則蔓絕堂奧隆靖則外戚乎吸妙用是在門下敬因還使附布緒言度楮達之日當足報定也

與沈繼山

門下正色剛腸出則將安社稷揭宇宙乃今日奉天子簡命秉鉞而鎮三秦也旂常之功請自秦始蓋天下風靡甚中外且種種多危機未知安極莫減陽揀儼稅則方封緊賴矣功成歸袞庸匡贊天子而

終始門下赤忠同朝有厚望焉匪直不佞敢藉使者  
恭布之

與李晴原

門下明德正訓所嘉惠淵人士良至矣士猶有不若  
德不率訓而嚙然恣睢者豈理也哉不佞竊觀一時  
風氣顯不競於常度而以臆競甚且以亂競有可三  
嘆者乃不意事出子衿且近自明公陶範之下以頌  
德訓爾也承教不佞為鄉人悚仄甚矣使還屬冗  
病潦畧具復

與魏確養

承尊劄知西賊業奪魄若拘囚旦晚不足乎矣乃前  
茅方按甲敷告斬於龕定而惟恐崑崗之或炎也三蕭  
使者旋喜旋服謹竦意以需露布之至為國紀民生  
交慶焉先此杼怍計小楮達日元亮定也授首萬有  
一稽誅者則困獸求生或亦諸部曲所當戒也書生  
無所知且必不至是輒過及之

與張弘軒

頃一送薛公之車佇望僊跡頓踈聞問懷企不能忘

夫三十年老同袍真若晨星矣。昨弟來自東，居無何送太倉公已。送長洲公已。復送公，戀可知已。更念長安道中，徃來何常形，而三公者皆載。天子寵命，乘六傳，還也。錦堂珂里，杖屨逍遙。時出賜金，召親朋友，老啣酒杯為樂，可不謂完福哉。至於翩又象賢，顯能世其家，生此王國公家，又慕盛且施於孫枝，云則不佞寔盱衡。沁水叢臺間為門下愉快第，茲中外多事，天子且思舊司馬勞伐，召而遺之艱，大門下卧未安。爾語云為樂當及時，門下第良食自愛，不佞敬因祠。

部君承起居焉若區又叨竊逾分與近具疏自引之  
私不足以溷清聽也

與艾燮亭

門下止氣忠臆榮又名世乃茲今奉天子簡命秉  
鉞鎮三巴也文武為憲不曰鉅寄哉官府疆場在  
多危機門下所稱吏蠹民凋夷訖蓋不直雪山劍閣  
間矣門下業有意計安之雪山劍閣且宴然託於寵  
靈不佞謂歲且在蜀抑節鉞燕閒門下能無望依北  
斗且為寰宇周慮耶敬藉使者言報併附及之

與賈石葵

門下文武壯猷。鴻台重望。蒼生繫念。非一日矣。迺者  
稔於師錫。藺在帝心。特起東山。晉貳中筦。凡厥衿佩  
共切忭瞻。而不佞舊濫司馬之筭。方微瑕掩。新與推  
賢之啓。倍襲滌施。肅勒魚緘。恭抒燕賀。願言夙駕。式  
懌肝思。

與王方麓

閔下今之有道也。居東山久。日微書一下。而海內無  
不傾心。快觀真若景星。卿雲之昭麗云。年不佞即未

獲一見然所慕聞明德最熟嚮往且最誠以為世風日靡質行經術日遠於古人而闕然有道者之就也忽奉德音若不我鄙夷然者既幸且悚頓首此衷敬因使者畧布之

與舒中陽

拜命之辱諗台節已泣濟上矣河政殷鉅當守靖咨特簡謂門下舊有績於徐邳淮甸慮此至熟也遺艱委重若操左契而需平成之謨以舒宵旰夫門下魯中則夙有全河焉師虞顛斷為國計民生永賴是在

今日不佞敢為門下祝之

與魏確卷

伏領三月廿八日翰劄屬平方註籍引嫵關然不時  
報比連得揭示深用喜慰始門下發諸部兵未厚集  
外虞醜類內憂飛語慮啟又矣竟之師旅大振賊屢  
蝟入保窘若奔虎然且聞之曰所發兵單薄城下粟  
莢具充足制賊死命則門下所畫籌定而機宜審也  
蕩乎之烈計日以待敬因使者布之發縱方嚴未罄  
欲請



與徐魯源

弟生而椎迨以椎老滋益痼不自意謬為世用今昔  
所叨被率過情逾涯怵悚不可任語云人豈不自知  
夫天下惟自知真耳弟辱丈年籍三十年適領翰而  
猶然驚丈之溢美也抑百尺竿頭鞭影之示佩道愛  
深遠矣敢不拜教敬藉使者布之就使諗丈已下車  
視事嵩山洛水之間鍾呂在焉併此附候

與吳韞菴

陳卒不靖戎旻伏辜門下之旗鼓寔彈壓之乃猶然

引愿自陳大臣不當如是耶楊愈憲端人也為法量  
調何足為損承教更領惜才至意矣冗率切報不盡  
悽又

與李克庵

逖聽明德無日不馳思左右佯來以劄欣慰可言教  
失風靡乃不顯文武吏種又履彈事屢揭慨然古之  
君子所為攬轡澄清良有以也不佞近叨新命地重  
德涼自引未得遂日夕以悵輒藉便佯敢以教言請  
脩棕短牘未盡所云

與楊小林

不佞濫竽政曹，復不自意有佐銓之命。丈視樵劣，藉  
我能堪此，不兢惕轉益深矣。恭承遠札，增其慙懼。念  
丈夫誓師討逆，羽書靡遑，乃猶然橫槊授簡，猥致諸  
不佞。晉勇以賤，良非虛言，抑溢羨盈，不獲聞一言  
之傲。非所望於故人爾。使者趣報，輒率勒藉布之王  
誅，無稽寵定之音。旦晚以俟。西望幕府，并布候私。

與崔振峰

僕最無長，塵墨守是硜。又云爾秦中丞假餽事，荷陶

下審鏡其誣感謝多矣此君既甘自敗諸無足論乃  
餽遺屢有明禁而昨一歲間以餽呈白藟者紛沓流  
宸鑒若謂當世士率不砥於節又不難干禁如此其  
敗顛可勝道哉至于綱紀陵夷冠裳塗炭大非所以  
令衆庶見而或者猶未之猛省每與二三有識言之  
真可痛恨且獨嘆羨楚兩臺舉為靡又者風非敢為  
佞也輒恃道諒不覺縷又及之

與楊夢山

有年遂不佞自曩得以屬吏事左右朝類夕誘若飲

巨河清風素節既竊其性之暗近者益用自淑而經  
硜福隘每一進見未嘗不退而心屈云奉別七易歲  
萍遊匏止時又不能忘比冒昧再入長安則台履已  
晝還第隱若見紫氣氤氳從桃花塢直上已爾短鋤  
擲菜小簞攤書舊圖可續樂只無量特不識清宵北  
望間一占帝座若前星乎官府朝鄙杞人猶然有憂  
之山中元老知不能以一家三代忘斯世也有年瘖  
區舊我且日老矣適來所徼芘濫叨者率過情逾分  
僂忽不可當茂訓尺寸上莫知所以報宸眷而次虞

然知已羞是之恒又臺下儻是念時者賜之終教有  
年不勝大願敬披積愆以聞辰履覽揆伏惟壽祺單  
厚不腆布承拜使馳誠神楮偕往

與張弘軒

弟甫即卽舍業拜命之辱矣荒啓布謝更辱申之以  
瓊札溢有譽辭不佞何敢當也日者每得誦大疏所  
為虞邊防計吏治石畫淵念壹若慮家人乃昨接教  
言掾又鄭蕪顯疏指大君子當如是矣不佞焉知事  
獨竊念天下事所繇積利坐空言飾聽而無真切任

事之誠即有任事者志莫與同且甲倡而乙撓朝飭而夕弛成未可幾也故善任大事者審我之必成又審人之必我成而後任何者誠慮夫一舉不中後沮創之而莫敢為莫敢為則隳矣不佞焉知事直以過承懃繕之雅輒瑋區以知不足當門下緒籌也秋嚴在事簡書為勞幸留意尊姐慎自攝

與成益齋

營卒效尤鼓譟天下事紛又至此大有可憂者矣門下即欲弛擔將無滋驕卒當如國體何比軍情帖又

景志不私，願將至北，屢屢常耳。茲且旦晚，屢後國家，  
提鉄鉞而授諸明公，率率齒之。

與蓬少微

門下造德雅望，為政中林之日久，比出而旬，宣豫章，  
越并節鉞而拊循之，當宁所惠此一方，至厚矣。夫門  
下之精意，方日與文武吏若士庶者浹也。教令又日  
相服習，德之流行，豈崇朝哉。不佞往承乏此方，用其  
至謫，至闇，三與蓄會，空焦然愧無遺德焉。時又念之  
乃茲，今而為舊民愉快也，則歲在異軫之分已懷，相



未布乃荷尊札之辱敬此藉復并附言賀惟門下幸鑒

與艾熙亭

門下實德精忠當長立朝著即奉璽書拊膺一方者  
元元必蒙福忽領翰揭甚懽然門下風神王無恙藉  
令急簡書道罷乎損一勞役即脫然愈益一刃圭即  
脫然愈何至作遯思也冢翁新摯謂門下宜安之庸  
勉布天子德意康是三川業已覆奉綸旨具咨中  
不佞因藉使致縷又如此不佞椎劣若舊何堪監穿

比茲暑也壯大食氣目大睔日飲冰思逃矣門下教  
之官府邊腹紛紛可虞者計從即報撤覽沈丈近復  
解關中節缺矣豈丈夫固多齟齬耶附及之

### 與陸五臺

門下歸自關氣運蓋從古未有上下不交而大臣得  
舉其職父在位者也山中元老几几作逍遙遊何憾  
烏區又杞憂迺在一人去就外爾趙正即來言得見  
於傳中移日語甚健厥明偶中疾蓋信宿而脫然愈  
已訊知從清源舟行矣茲之日計入里門且久伏惟

尊候函福第高年訓磨更祈厚自珍重敬因便風布  
縷又云有年劣劣知終負推轂嘗疏不堪狀兼以熾  
引未遂也心頗又未能安敢并布之

與梁霖宇

時事棘棘國家急才虜重則借而北倭重復借而南  
賢者固多勞哉禦倭要領扼諸海一語得之所難者  
濱海猝無船耳非惟猝無船兼猝無兵非無兵無習  
之兵也藉令登岬則不佞謂就中有稍與南異者  
也多渠淖林薄渠淖利跳突林薄利伏藏此倭之

長技南人即習其地每又不能勝往間驅北兵而與之鬪又大謬北地多曠此北兵用長所也若厚集精騎四面馳射之恐倭奴亦未必能當第不識其情形須得南兵習倭者同心相濟庶不為所誤高明以為何如不佞生不知兵亦不能談兵以執事舊同曹且承劄教因使及之即無當諒不為訝也前麾何日抵天津便間望示箸籌非直快聞方畧亦以家在吳越儻倭奴無幸則棄梓且徼餘福爾

與碩冲菴

今天下推文武壯猷必先門下矣時事多虞當宁念  
薊遼地重起家授節鉞所倚畀不至艱鉅哉伏承翰  
揭知門下重有駒隙之感然綸音趣駕祥禫屆期俯  
之就禮作而趨命固孝子忠臣之大義門下何辭焉  
願蚤戒行李勉赴簡書使脫巾易慮折膠建威庸紆  
宵旰之憂丕豎安懷之烈斯不亦門下素所蘊畜也  
者而中外寔傾望之非敢為佞也敬因使者以聞

與楊止菴

門下抱道中林致甚高然有識時時望一出也召俞

頃頃與情寔快之疏來辭未就道將無過乎出處大  
義賢者必自有說非不佞從旁所得窺然不佞屢奉  
劄教則未嘗不倦又世道矣如其倦又世道定非槁  
立竒行廢人倫以自為高者昔人謂與人同樂不得  
不與人同憂門下業已與人同憂又安得子然安於  
逍遙之野也諦時審已可出與不是在門下而不佞  
神交至深虞賢者之過而入于固也是用布其款  
之愚俾門下寔度衰焉乃若不佞濫吹逾涯方廩然  
抱冰谷大愧知我未緣披對臨楮祇益諫然

與許敬菴

踈迹蕪懶作書然意不忘嚮往也頃兄納言命下朝  
夕跂望謂得親教言忽領翰揭辭未就道殊為舐舐  
兄非為文者願以弟之不佞謂兄今日無可辭義且  
時事焚棘官府邊腹種又有隱憂兄能不為公家計  
耶大䟽下部業覆請趣駕伏惟翻然蚤發將世道寔  
私賴焉若乃同年之晨星也不佞弟之忝又負山而  
幾幸於砭策也則其私者也有懷頽又敬藉使者畫  
布之秋風戒途加食自愛

輿窆理卷

咫尺薊門念吾丈儼然在哀經之中抱茲創感且  
天子封疆之重臣也制不得旦晚弛於負擔脫然星  
行知棘又在疾矣抑孝子之心安極哉先王為之禮  
斲於毀瘠不形至云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何其節  
也文無庸執事而身國之大事不啻身事宜何如節  
者夫孝有不匱我丈深念之紫塞而外轅門而內安  
所不勵籌策此詐可瘠而任也第非敢佞敬布其縷  
縷云爾不腆諫奠亦聊以脩年家子之禮臨風隄拜



祇益愴然

與徐陵陽

老夫竟以口語歸世跡良可嘆矣白首同年倍有晨  
星之感闕然久不候每憶煩紆佯來損書及揭披讀  
增慨夫其口衆我如人何然有真我在人亦無如我  
何也几几泉石間誰復能丈妒哉強食自愛不勝至  
禱

與高受所

恭審尊候多福褰帷錦江玉壘間幸無謂蜀道難也

獨念板輿阻御彩輿稀展知時興白雲之望然深資  
榮問西川詎當私熊軾哉上壽北堂且有日爾弟濫  
吹逾涯頃者疏引未遂滋益重冰谷丈何以砭策我  
諭邇不盡縷又

與周寧宇

得翰知榮蒞為慰名賢受抑逾一紀而天者終定孰  
謂權奸能終錮人哉拘李之難破久矣非艾中丞不  
能慨然發此論而主爵持之執政成之真稱殊遇不  
佞第抵掌快爾時艱急賢努力自愛夫非常之遇固

不可以常報也。願拭以埃。

與饒行素

西臺頃接風度。若乃質行文。心歎慕。匪頃伊始也。比字內文。不啻勝矣。南畿故僑國。今日之事。公為政哉。將斌又烏。文質有所底。為四國先。豈惟畿士不佞。敬傾拭以需。且毋使譚化者。謬謂學政無當於世也。使還藉報。併獻門下。幸鑒焉。

與李克菴

今天下靡又波矣。質行清標。屹為砥柱。中臺蘭借世。

道之幸也楊公權豈異人哉前茅度何日可發荆頤  
夙駕無淹久改歲計期至矣郭大夫公臭味也將荆  
比得歲耶門下無憂舊氓第憂世道不佞固願執鞭  
者使將命至輒藉布之不宣

與周公子餘臺

先尊翁時之鼎呂溘乘箕尾何天奪之速也同朝駭  
愕相顧為世道痛微獨不佞乃不佞蚤附年雅辱以  
道義交痛有甚焉者爾語云事蓋棺始定明全終難  
也先尊翁則既無憾矣如以人品國典相提而論即

贈官自優得之竟疎於未任之文遂從寢裕私羨殊  
惋然總之名流不朽有非待贈官而瞑者可為知者  
道也使還投涕以報祗益耿耿頃見西君所致書翩  
翩文矣努力襄大事且尚象賢用慰在天之靈附及  
之

與郝少泉

伏承昂札諗節鉞已蒞薊門可勝慰仰夫獵狝之習  
為噬也島夷又新為對豕於我藩籬時事洵有虞嗚  
門地最重今日之寧門下為政門下則夙驚獵狝而

策息夷矣茲奉 天子 舊命總率諸文武大吏惟所  
發縱且不更箸而籌也以安誠攘厚防而薄伐後勒  
石而先奠枕將列鎮寔怙寵靈以生而宗社受其大  
福則門下樹德建業式弘侈哉僕不佞三肅使者以  
報而輒私布其悃欵如此

與沈鏡宇

前使還藉上赤牘盖旦晚望旌色矣忽領嘉音知尊  
駕以間歸覲依依未亟發且有超然自引之舉焉夫  
造德在朝繫衆所望也時况多艱若之何其以遐心

觖卿大夫望而後公家之急即門下抱蒲蒞誼至高  
其無乃非當宁簡借意乎不佞聞之曰尊大人蓋壽  
且疆門下上壽畢幸承尊大人志整駕而北公家且  
有厚倚惟門下重念之不佞敢再藉使者馳誠左右  
東望曷勝惓切

與周鼎石

承教深感時艱急才教中所稱引衆君子則信民譽  
哉比業有登進者冢翁方壹秉空平而次第用之當  
無留良詎須不佞從旁從與然足下之惓惓為國也

無謂不佞者而辱交儼也雅意不敢不偏也敬托薄  
蹠以謝

與葉龍潭

天子西顧盱眙舉關陝諸鎮蜚節而屬明公矣日西  
師之未亟定也衆若曰明公未為政比今命下而後  
喜可知也使來以涖事報益喜謂明公業承尚方劍  
董文武諸大吏以從事於罪大惡盈之逆丁旌色一  
改而虜酋之助逆者會聞以失利退逆孤當速殪逆  
殪虜且氣禡夫塞事之積怛有由来矣天故儼之以



亂亂不殷則忸不飭比其既殷而天將悔禍於我不  
終獎亂併與積忸者而大振之乎必得其人乃濟門  
下念之哉塞事更新翳自今始不佞不知兵而知門  
下素所蘊蓄不直為國家且莫計也逆平之後更屢  
遠畫爾是用藉使者一布之

與朱鑑塘

往不佞幸獲與門下聯事稱道義交中心藏之離合  
亡論已廼門下用特徵起而不佞亦猥從放餘奉環  
賜後先就列即不區又作彈剋語能無賈益之遺乎

蓋高神益王起當豐鏘之重正色計吏石畫匡時大  
君子作用當自有別不佞墨守是椎劣舊我且老矣  
濫竽已甚報塞之謂何日夕怔又門下何以振策我  
竊願有請也

與盛若華

得書知已抵荊州古論人者稱委之則以見其守賢  
則夙自愛矣安所事觀蓋所謂選擇而傳之也雖然  
士當事乃見夫超然於塵澆之表而出途者且歌舞

焉是在今日哉特在世誼輒布悃歎不多及

與常心吾

惟劣陳人頃來所叨被既逾涯甚矣近復不自意有  
佐銓之命地重德輜天抱冰谷猥奉鼎輪增其汗  
懼三肅使者謝焉方寓焚棘日高麗復以被倭告如  
其然乎則敝邦父老固徃日驚弦之羽也願徃六翮  
麗具今脩又零矣然不佞輒為維業有所恃特明公  
之綢繆窮海而且勤恤其彫黎耳昨明公柰何作他  
請哉宸眷方以兩淵昇明公紓東顧憂願終留念

與沈鏡宇

伏讀劄諭并揭至云非為一身進退計為朝廷輕重計蓋竦意而復者三嘻今之所為易其言者豈以當世士率重解組哉然門下之非重解組也人能知之矣迺不佞則謂門下不可去謂夫鼎呂在列而苦窳者自失也門下欲以去為朝廷重不佞欲以留門下重朝廷願終念之

與王對南

門下頃以回天未遂定行矣自門下行而同朝百僚

殷又抱杞憂滋益深夫出晝而不追子輿氏所為浩  
嘆也門下則既入里門矣披肝回首之章繼上矣天  
祚國家庶幾改之哉何其遲也子輿氏猶然日望之  
門下遇主承眷百子輿氏日望之不足將無丙夜凭  
欄一占帝座若前星乎四方事且紛又以告官府朝  
鄙安卜所底有年頽頓旅進空從大夫後焦然無能  
為焉伏奉鼎劄三肅使者以報不敢侈言錦堂綠野  
之盛并述年今曩所被門下知渥以瀆尊聽輒布其  
頽又者如此

輿鄧定宇

門下方輿間氣朝野高標望重公卿道尊鎬序天將  
以為木鐸政當首善之區地更便於板輿不隔移忠  
之願人倫之師表翳在世道之涪隆寔闕景星卿雲  
人方瞻注長林豐草公毋夢思不佞抱甕餘傭吹竽  
濫品猥移銓部深惧瘵官頃列狀陳兼以嫌引未遂  
稅駕祇益飲冰輒藉尊伴薄抒鄙臆伏希委炤不盡  
馳誠

輿沈繼山

俾來以揭及劄教弟固知門下之必有是也中州俞  
新部覆自宜趨赴其可否則門下裁之伏需嗣音不  
佞不敢緩頰吾輩行止有義且亦關世氣數何云哉  
時事可愾嘆者不勉未能索言相望數千里祇有歎  
耿

與座師秦華翁

頃次君者儼然以尊劄至也捧對悚仄念門生闕然  
乏歲時之敬何敢厖俯記若此已又念從長安塵中  
盱衡天台間紫氣乎詎若一當次君熟聞起屢衍又

狀則喜不自勝曰吾師庶幾壽且愉哉何以能樂笙  
歌也有年戊子冬放歸改歲同堂災塵以七尺及其  
孥免拮据風雨間不能走天台捧杖履遊又改歲猥  
被朝命以出南北如驚愧以推劣陳人旅進辱重地  
空墨守是踣又硜又若不敢為師門點者稱塞之謂  
何惕然顏汗已屬次君刺異云舍人且還上壽敬手  
尺一附布棕焉垂白門生深心淺牘可勝馳謝

與曹仰雲

頃一再接丰采無何使旌遑發矣適承翰函知始下



車而蒿目河憲若旱蝗之為民病也。有意其為之所。此真觀風者事哉。頃東西交倣事未知安極乃尤可慮者。閭閻凋瘵人心且不寧。輶軒所歷將使文武吏象指宣猶用奠茲中原不佞頃拭以竦。

與沈繼山

門下之連章勇退當宁之特旨敦趣皆義也。人間牙頰安極頌吾輩自屢無疚耳。老丈裁之義可以留則留留亦為正人增色為世道增色。義可以去則去去亦為正人增色為世道增色。若尊教所稱倔強也切。

上也慮當來也即蒙是郵也以弗容於世不亦多乎  
與其不如是而容也所可嘆恨者字內人品有幾歲  
月亦有幾出山無何而頽復令齟齬弗容耶夫以去  
為正人色非正人之幸也以去為世道色非世道之  
幸也此不佞之所尤嘆恨也聞從者繇卽襄直走珂  
里脩途願自愛尊教云五內煩寃罔體疋毀不佞良  
念之願重自愛儻天幸世道併以幸正人庶幾固趣  
駕哉丈亦無須長徃弟義不為危言以謗門下惟高  
明鑒察

與賈西池

門下以壯猶爍王靈以膚功承天寵來祿有赫哉伏  
領尊札則退然勞謙之致而蘄畢力於賊虜之恣肆  
也不佞寔仰且祝謂國家幸無大虞久矣狂賊一旦  
起逾時未亟平寓內騷然有可隱憂者患不直關陝  
夫賊故挾虜重耳虜自去冬之創故心警門下威頌  
入又得董帥搗巢力也門下第部勒諸校若將乘其  
瑕然犬羊愕頽且新飽而歸護所獲當勿敢動儻得  
薄冬月不入賊必無幸矣關陝安寓內奸宄且逆折

此門下所以報 聖天子也不佞焉知兵事越俎而譚譚又無竒馳誠而已

與吳平山

椎劣陳人比者濫移銓地蓋耻且有冰谷之懷焉伏承翰音謂必有以交傲不佞乃過情之譽爛焉溢楮將無謂耄而舍我耶舛所望矣時習右文足下往在江州憂民飭屬直以真懃迫切勝蓋耳目中所絕少者聞今維揚之政一似江州藉令宇內得公等數十百人褰帷握符競脩實事元元何患不蒙福第不佞

之愚謬意天下事非一以所能顯成同事者亦未必  
定頑頓不可語使意見齟齬明示之以事理而感動  
之以恂欵未必定不可回至於地方利病既已灼見  
其然自當極力興除而就中厝注湏於明利中察無  
隱患於創始中度能成終於有事中行所無事乃為  
盡善高明以為何如辱在知愛不敢為卮言相謬即  
言之無當想不為怪也

與臧理軒

違迤幾閱載濶焉聞問春來幸獲見噐若因獲藉問

尊履適若奉清光愧碌々長安客未能以寸楮塵東  
山几屐併賀翁家之有象賢也旋噐君過而授之鼎  
函何當念存且啣且懼不佞椎劣故吾耳入山不深  
謬復等重地益飲冰思逃焉時若見泰岱間紫氣意  
翁家當其下為之盱衡高蹈而又念廟堂方延訪舊  
德門下卧且未安適噐君以使便歸輒振慵一致其  
意未盡悽又

與周懷魯

今天下士翮又哉文不啻勝矣惟是首善之地四方

祈觀比者得大雅為政將使文質有所底庸樹王國  
禎章儒效於天下斯不亦名賢夙昔所期許然者而  
寔公家今日委重意也不佞家東浙足下嘗兩衡漸  
士士出門者甚盛具為不佞頌之以故益為都人士  
喜敬因將命者布焉